



論語象義

六

DE 12
1.674
6



門仁12
1874
卷6

論語象義卷之六

日本 東讚 三野元密伯慎 著

憲問第十四

此篇所記類於公冶長篇公冶長篇主擇人而學仁此篇主擇人而用之此二篇之別也夫古之人先學仁而脩己故先以先進篇置之也己學仁而脩己而後行仁於國家故以顏淵篇次之也行仁於國家以是善其政故以子路篇次之也而善其政者在擇人而用之故以此篇次之也此合四篇為一列之義也

憲問。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士之行也原思將問士之行脩諸已故書憲問恥也士曰穀大夫曰



得祿也。凡邦有道，仕而得穀，士之分也。邦無道，仕而得穀，非士之義。故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憲，原思之名，自名謙之也。上論琴張稱宰，下論原思稱憲，亦相與蒐輯此書也。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此承前章明邦有道之風俗也。而上二句原憲以次發此言也。克，好勝；伐，自矜；怨，小怨；欲，貪欲也。憲以為邦本有此四惡，能教而止之，可以為仁矣。於是夫子曰：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蓋指善人為邦之風俗也。

子曰：士而懷居，不可以為士矣。

思而不志，則曰懷也。夫男子生，則懸弧於門，示有志於四方也。而士而懷居，徒思安其身，無志於四

方者也。故曰：士而懷居，不可以為士矣。此言苟安非士之志也。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

危，厲也。孫，順也。邦有道，危言危行，言所以潔已也。邦無道，危行言孫，言所以遠害也。是皆言志士勇以善其言行也。

右四章為一列，士之知恥，進退因邦之治亂焉。所以置第一章也。其治也，克伐怨欲不行焉，所以置第二章也。士之不知恥，出手懷居，所以置第三章也。士之知恥，有言行，因其時者焉，所以置第四章也。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已學徹於已故有德者必有言也未學而徹於已故有言者不必有德也已脩仁安於已故仁者必有勇也未學仁得於已故勇者不必有仁也此夫子語大德必有所包小德不必然也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暴盪舟俱不得其死然

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

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适南宮敬叔魯大夫也敬叔就夫子學道以為夫子聖人也時不用則天將報其德故將微問之識於心故書問曰也今所問雖稱禹稷實孔子之事故竊稱孔子示其微意也陽貨堯曰二篇稱子張問於孔子者皆與此稱孔子者同例也下文稱夫子者示敬叔尊親孔子之德也又稱子曰者示孔子不答敬叔之意徒如答他門人也羿有窮國之君篡夏后相之位而其臣寒促殺羿因其室而生

暴暴多力陸地行舟而為夏后少康所殺皆不得以壽終敬叔以此二人比當時據國貴威力者故曰羿善射暴盪舟俱不得其死然也禹盡力於溝洫稷教種藝於民俱敷德於萬民禹及其身而有天下禹稷以後世而有天下故曰禹稷躬稼有天下也以下禹稷以德行有天下將比之於孔子此敬叔尊親夫子出此言也而夫子謙之不敢當其意故書夫子不答也而南宮适出於是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惡將以威力服人反不得其死然此非君子則不能知之故曰君子哉若人好以德行有天下此非其心尚德則不能言之故曰尚德哉若人此夫子歸美於敬叔不敢自當於禹稷也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齊桓公正而不譎舉管仲而後仁被於天下鄭子皮為上卿自謙任政於子產鄭國能治百姓慕之是皆君子者也故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君自居小仁術者也故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

人則已不能行仁於國家又不能用賢者為仁於國家故曰未有小人而仁者也矣夫已決之又緩於辭此明君子在位必行其仁小人在位不能行仁其實不可誣也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能者勉力之辭也勿者戒之辭也愛謂如保赤子也誨謂循循然教之也言我將博愛眾濟之猶如保赤子而雖人或教於我曰勿勞濟此眾我能勿勞濟此眾乎必濟此眾而止又我將忠以接於眾盡已謀此眾而雖人或教於我曰勿誨而成此眾我能勿誨而成此眾乎必成此眾而止仁者之於仁有勇以成仁焉商書曰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又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市一夫不獲則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是皆與此章同義也
右四章為一列有德者必有言猶敬叔之知禹稷所以列二章也愛而能勞忠而能誨此謂君

子而仁者所以列二章也前後二列合為一段前列舉士之為人後列舉君子之為人總明知道也

子曰為命禘諲艸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脩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

命辭命也為命謂作為簡書也草創謂創議立稿也禘諲以下皆鄭大夫左氏傳曰禘諲謀於野則獲於國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則使乘車以適野而謀作盟會之辭禘諲之才長於立謀如此故曰為命禘諲創草之世叔游吉也討論謂我討其非彼辨其是而後一定也世叔之才特長於誓事故就禘諲所草創討其非辨其是一定而措焉故曰世叔討論之行人掌使之官子羽公孫揮也舉其官示子羽習其事也脩飾謂善者益脩之惡者除之飾其痕也行人子羽既使於四方能知諸

國之情且能習應對進退故就世叔所討論錯合其國之情善者益脩之惡者除之飾其痕使其辭命無間然故曰行人子羽脩飾之東里生物之地子產所居也子產能生才子舉其人用之故稱美其德曰東里子產也潤色謂以禮樂加文采也子產能生才子舉人盡能於是裨諶世叔子羽之議成焉子產受其成而觀其辭命有所指摘則問和禮樂加文采而已故曰東里子產潤色之此明子產用人得其道也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問子西曰彼哉彼哉問管仲

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

凡衆人中有此人則稱或也子產有德之人最厚於惠人故夫子稱惠人也彼哉彼哉外之之辭猶云噫斗筭之人何足算也子西楚昭王之相公子申召白公被禍亂者其爲人可知也或問子產及

子西又問管仲此或人不知其類而問之故記者以或稱之所以貶之也人也猶云伊人也尊之辭也伯氏齊大夫駢邑采地名齒年也伯氏之邑三百家管仲奪之使至飯疏食而沒齒無怨言此言管仲能以權道成人也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凡士貧而無怨者難矣富而無驕者易矣今伯氏居貧沒齒無怨言此其行難者也蓋伯氏在位富貴則必有犯罪陷於禍者矣今去富貴而居貧賤則幸得無怨言沒其齒此管仲觀伯氏必陷於禍而奪其邑使伯氏沒齒無怨言故記者以此章次前章以明夫子美管仲之意也

子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

公綽魯大夫趙魏皆晉卿家臣稱老優謂有餘也言人各有能有不能若棄其短而用其長則人皆

得盡其能天下無棄才矣公綽不欲而才短不欲則見義而進才短則處事惟煩趙魏家大勢重而無諸侯之事滕薛國小而政繁有會盟戰爭之事故量其能任其事使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也此聖人擇能用人之道也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

臧武仲魯大夫名紇卞莊子魯卞邑大夫成人謂學而成德者大雅曰成人有德小子有造是也子路將問成人學之故直書問成人也於是夫子明古之成人各因其所得之才脩禮樂以成其德故

曰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夫子已辨古之成人而明今之世學官之教衰士亦無以禮樂成其德者故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怠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此夫子有衰世之感言之也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笑不取乎？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枝公明賈亦衛人也孔子將問文子貯諸心待其用故書問曰也手疑辭也此文猶云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此孔子以人之言問之也公明賈承其

意而對故曰以告者過也而如公明賈之言非仁
充於其中則不能行之公叔雖賢亦不及此而孔
子不欲正揚人之非故曰其然然亦不必信之故曰豈其然乎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

也。

防武仲故邑也為後猶云立後也要謂有所挾而
求之也左氏傳魯襄公二十三年武仲為孟氏所
讟出奔邾自邾如防使為以大蔡納請曰紇非能
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
不避邑乃立臧為紇致防而奔齊此所謂要
君者也故夫子曰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右七章為一段子產之德能生人而能使人所
以置第一章也管仲之德能以權道成人所以置
置第二章也伯氏無怨言其難如此章所以置
第三章也以三章為一列明有為之人也不欲

而簡直可以為官長所以置第四章也古之成
人化於禮樂今之成人不然所以置第五章也
以二章為一列明中等之人也公明賈之言名
過其實所以置第六章也武仲之行言非其信
所以置第七章也以二章
為一列明無信之人也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譎者詭也謂奇謀也君子之取人不視其內行視
其外行而知其德矣齊桓晉文俱霸於諸侯而為
其業不異然而觀其迹則其術不同人之大小分
焉此謂浸潤之譎膚受之愬不行謂明也晉文初
在狄而去適齊其偶季隗與姜氏皆有禮後及至
于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奉匭沃盥既而揮
之懷嬴怒公子懼降服而囚是皆閨門之中嚴恪
思道焉而齊桓不然夫人三人又內嬖如夫人者
六人蔡姬蕩舟而齊師興焉管仲卒而五公子求
立焉此閨門之備禮不及晉文萬萬雖然晉文之

於霸業，侵曹伐衛，以致楚師，奇謀百出，以取勝。且河陽之狩，實召天子朝諸侯，挾天子發其令，其他類此者不少。故曰：晉文公譎而不正，而齊桓公不然。齊桓之於霸業，信之元年，桓公遷邢于夷儀。二年封衛于楚丘，邢遷如歸。衛國忘凶，四年伐楚，責包茅之貢不入，問昭王南征不還。八年會於洮，定天子位，以安王室之亂。其他類此者多，故曰：齊桓公正而不譎，齊桓晉文，其於內行，大有徑庭。其於外行，亦相反。如此，君子以內行不棄，外行其術以正，則其道不盡。至成禮樂之化，若其術不正，以譎從事，則其道盡焉。其事雖一二成功，人觀其迹，無信其事，無信其事，則不可述之道也。不可述，而其道盡焉。安能極其大矣。所以君子不取也。晉文賢臣有五，人其道盡焉。齊桓有賢臣一人，其道不盡焉。何如，則用正故也。是故君子正而不譎，則竟極禮樂之化。此乃所以不取晉文，而取齊桓也。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

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己有所見而發言，則直書某曰也。左氏傳魯莊公之九年，初齊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公孫無知殺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出奔魯，齊人殺無知，魯伐齊，納子糾，小白自莒先入，是為桓公。使魯殺子糾，而請管夷吾召忽，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牙於桓公，以為相。於是子路疑管仲忘其君事，管仲忍其不可忍，猶如未仁，故發此問也。穀梁傳云：衣裳之會，十有一，史記云：兵車之會三，衣裳之會六。此云九之會，以大數言之也。衣裳之會，以德合好者，兵車之會，以威力為征伐者也。按管仲所為，得其正者，有七焉。左氏傳莊公十四年，諸侯伐宋，平宋亂，齊請師于周，以單伯為會主，會于鄆。此齊桓崇王室，歸功于天子也。是得其正一也。十六年會諸侯，同

盟于幽陳侯為三恪之一而每盟在衛下齊桓始
 進之班在衛上以終春秋之世此齊桓崇帝舜後
 成三恪之名也是得其正二也僖公之元年齊桓
 帥諸侯師逐狄人遷邢于夷儀具邢器用而遷之
 丘衛無私焉邢遷如歸二年封衛于楚丘諸侯城楚
 丘衛忘亡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財訓農
 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
 季年乃三百乘定之方中之詩興焉此齊桓之於
 邢衛之道也是得其正三也四年怒蔡起諸侯師南
 服強楚而歸此轉惡為善者管仲之力也而以先
 君大公夾輔周室處其霸業以包茅不貢亂其不
 共以昭王不復問其邪慝其辭皆以先王制度以
 為征伐且罰陳轅濤塗賞鄭申侯雖二人皆儉人
 而亦其賞罰中焉是得其正四也六年諸侯伐鄭
 以其逃首止盟故也七年盟于寧母謀鄭故也管
 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禮
 不易無人不懷齊侯脩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

鄭使太子華聽命於會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
 人氏三族實違君命若君去之以為成我以鄭為
 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
 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
 奸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姦莫大焉
 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今苟有釁從之不亦可
 乎對曰君若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
 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
 鄭有辭矣何懼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
 何以示後嗣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
 記姦之位君替矣夫子華既為太子而非盛德也君其勿
 許鄭必受盟矣夫子華既為太子而求介於大國
 以弱其國亦必不免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為
 政未可問也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於鄭冬鄭
 伯請盟於齊子華不責而服其罪德刑所以行者
 出管仲奏德言桓公納之也是管仲之仁最備者
 也其正五也八年盟於洮靖王室之難定襄王之
 位也是桓公有忠於王室者也其正六也九年宰

周公會諸侯于葵丘，尋盟且脩好禮也。王使宰孔賜齊侯，昨曰：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昨，齊侯將下拜，孔曰：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伯舅，耆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遠，顏咫尺，小伯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于下，以遺天子羞，敢不拜。登受。十二年，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晉，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王曰：舅氏，余嘉乃勲，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夫桓公之無拜於上，管仲之不受上卿之禮，皆禮之實也。敬之至也。桓公管仲俱貴禮讓，上貴天子，立信於諸侯，君臣相得，下其根也。盤固深極，可見德之被於天下，是其正七也。管仲之仁，有此七徵，故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此聖人深以仁術許管仲也。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

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公己有所見而發言，故書子貢曰也。子貢以為管仲仁者也，然而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於桓公，猶有未安者，故今發此問也。霸伯也，謂侯伯之業也。匡，正也。正傾曰匡也。存於無中，則曰微也。衽，衣衿也。被髮左衽，謂夷狄之俗也。諒，小信也。經，死也。夫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至于管仲之時，天下無道，諸侯離心，夷狄侵中國，此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之時也。於是管仲相桓公，霸諸侯，察時與情，合好通財，拂夷狄之侵掠，正國之封竟，一匡天下，王室無事，諸侯相親，民到于今受其賜，當是時，若微管仲，則中國擾亂，殆將為被髮左衽，夷狄之俗矣。然則管仲之所為，豈若匹

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此乃所以有取於管仲也。夫仁者之執志也。曰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諺曰。獮人唯逐獸不見。山管仲志於仁。一匡天下。其他所不知矣。凡有為者。皆顧已德。斷然成其志矣。佛盼公山氏召孔子。二子皆叛。主之士。孔子將往而弼之。此聖人之所為。唯神妙而已。故今以管仲之所為。非匹夫匹婦之諒。諭之者。使子貢深思之。知管仲之所志。在志士仁人。殺身成仁之義也。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子聞之曰。

可以為文矣。

文者。道之別名。故謚莫大於文焉。它善皆止已之善。獨薦賢之益。莫有窮盡。故夫子聞文子之薦僎。曰。可以為文矣。深美薦賢也。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

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

如是。奚其喪。

孔子去。姓書子。李康子去。姓書。康子。皆內而親之。辭也。下文書孔子者。朝廷尊爵之義。下論之例也。上四句。夫子自衛歸魯。言靈公之無道於康子。故記者用內辭。示其義也。奚者。何之易辭也。失位曰喪也。仲叔圉能治賓客。則得鄰國之好。祝鮀能治宗廟。則不失人君之尊。王孫賈能治軍旅。則言有信。民一心。靈公用人。有此事。所以雖無道。不喪也。夫子將使康子知用人之有益。私言之。聖人忠告之道也。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其為之也難。

言斥號令也。作慙也。君子出號令，則期必行之。故其言之也，如有慙，故曰：其言之不慙，則其為之也難，亦為之難。言之得無詛乎之意。

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陳成子齊大夫，名恒，簡公齊君，名壬。陳成子弑簡公，事見於春秋。哀公十四年，稱孔子者，君臣之辭也。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者，慎軍事，不敢忽略也。凡弑君，父之賊，人人切齒誅之，古之法也。今齊臣弑其君，則魯君之討其罪，此其公義也。孔子謀之，得其道，故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也。凡以公義

討賊，公之所可自為，而公不自為之，使三子為之，此失公道也。故曰：公曰：告夫三子，君之命於臣，君之所可自為，而君不自為之，使孔子傳其命，此失君道也。故曰：君曰：告夫三子，此文云：公曰：又云：君曰：是訓誥之道也。示魯國政衰，哀公不能以公義討齊，又不能以君道命於臣，三家恣制威福，哀公存猶凶，其勢不異於齊也。者，微之辭也。孔子因君之言言之，故書三子者也。之三子告，不可，二句記者記孔子所行也。再云：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此示孔子以公義謀之，以公義終之也。蓋孔子請哀公而討陳恒，義當固然，記者直記其事，不舉其所為，置前後二章挾此一章，使學者比觀三章，自知孔子所為在乎此，此所以避以己推之於聖人也。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子路將問事君行之，故直書問也。勿者，教戒之辭也。臣數欺君，則君不信，君不信，則言不聽，言不聽，

則事不成，故為臣之道，恒無欺君而可也。無欺君，則君恒信焉。君恒信焉，則能容其言，於是當君有道，過也。故曰：勿欺也，而犯之。

右八章為一段，凡有為者，貴正而不貴譎，所以置第一章也。管仲之仁，皆以正為之，所以置第二章也。有忠於國家者，忘己舉賢才焉，所以置第四章也。其君雖無道，能舉賢才，則亦能治焉，所以置第五章也。以二章為一列，明德術之次者也。凡作其言者，必成其事，所以置第六章也。孔子之請哀公討齊，必有作其言者，所以置第七章也。置第八章也。以三章為一列，明德術之最上者也。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君子學上達於先王之道，又在下位，上達於王侯之事，故曰：君子上達。小人學下達於下流之事，故曰：小人下達。此言人以其所好異也。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

古今訓辭也。以厚薄言之也。古之學者，人十能之，已千之，非微已，則弗措。故曰：古之學者為己，厚之至也。今之學者，不問徹於己否，多聞博識，求人之知已，故曰：今之學者為人。薄之至也。故學者為己，學之則德日敦，為人學之則德日薄。此所以用訓辭也。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此承前章明蘧伯玉為已學之也蘧伯玉衛大夫名緩書孔子者貴其主客其使者也稱夫子者孔子尊親伯玉之德則使者亦成孔子之志也下文書子曰者使者出後言之故用內辭也欲寡其過而未能者使者之意明伯玉謙而進德也使者既成孔子之志又成伯玉進德之志其辭皆成人之道也故曰使乎使乎歎美得其辭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此章見于泰伯篇解已備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周易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艮止也言君子止於其所止不思其外也蓋曾子嘗稱其辭記者從以類列于此也前章戒為人謀政此章戒自守其位所以為類也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皇侃本而作之為穩當言行君子之樞機聖人數警之所以重之也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我者對人之辭也勉而纔堪則曰能也夫子自勉三道使人勉之故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素其位而行故曰不憂知者徹而為之故曰不惑勇者斷而應之故曰不懼人能行此三則可謂君子也已於是子貢尊親夫子曰實無人能之者夫子自言其所能也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方人比方人較其長短也我者對人之辭也比方人較其長短取其長脩之於己則有益於德矣而

子貢則不然。徒比方人，不脩之於己，則猶自滿者。自滿有損於德，故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言不暇自脩德，使子貢思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知，患其不能也。

何晏本不能作無能。此章凡四見，而文各異。夫子屢言之，門人屢記之，蓋學者要務，知命意亦在其

中矣。右九章為一段，學者先辨君子小人，以進其學。所以進其學，所以置第。君子小人，又辨其厚薄，以進其學。猶伯玉之進其學，所以置第。三章也。以三章為一列，明為學之道也。凡君子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所以置第。四章也。既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故君子思不出其位，所以置第。五章也。君子思而得謀也，恥其言之過其行也。猶孔子云：我無能焉，所以恥其言之過其行也。

置第七章也。以四章為一列，明君子之行也。君子之恒比方人也，皆為進其德焉。所以置第八章也。既進其德也，人必知其德焉。所以置第九章也。以二章為一列，明所以進德也。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此舉君子接人之道也。詐，智詐也。不信，疑已也。逆，迎未至也。億，意未見也。先覺，謂有先見之明者也。言君子接人之道，不逆詐，不億不信，已處直道，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耳。故君子不可罔焉，而君子之外，不可罔者甚希矣。若欲強使相關，則抑亦先覺者是賢乎。人情皆應於其心，故也。此所以次君子也。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栖栖者與？無乃為佞乎？孔子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

微生畝孔子鄉人自幼狎於孔子不知孔子之為大德呼孔子以名故書孔子外之也。栖，奔走不巳貌。口才曰佞也。固，固陋也。謂無接人也。言孔子雖為畝欲明其所為，畝之不遜，非納其言之人，故以其所能知諭之曰：吾所以栖，栖乎四方者，非敢為佞也。疾，固陋不能接人也。此承前章明接於人之義也。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驥，善馬也。驥有千里之能者也。德者，得于己，又使人得之者也。言驥之力，雖有千里之能，非徒稱其力，致力於千里，而後人稱其德焉。賢者亦然，其德雖有為，非徒稱其德，致仁於天下，而後人稱其德也。若賢者而固，則驥之伏，握無為而已，孰有稱其德。此承前章微言疾，固無為之義也。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

報德。

或，或人也。謂衆人中有此一人也。德，謂恩惠也。直，謂公直也。夫君子之道，以中庸為貴，以汎行之故也。或人不知君子之道，以為以德報怨，莫尚之者。故問曰：以德報怨，何如？夫子不可曰：以德報怨，則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夫官事、公事也。以官事，則不毫挾其怨，與彼成其功。此以直報怨者也。以恩惠報恩惠，此以德報德者也。是皆所以汎行之道也。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我者，對人之辭也。夫者，緩辭也。絕無之謂莫也。尤，尤怪也。下學，謂在下世學道也。上達，謂上達先王之道也。凡夫子欲明其意，則必待其人而言之。今將待子貢明其意，故曰：莫我知也夫。於是子貢承

其言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夫子遂明其意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言天之命我也非使我行道於當世將使我傳道於後世也天之命我如此我順而為之故我不怨天也天之命我如此我順而為之宜矣人之莫我知也故我不尤人也既已不怨天不尤人唯下學而上達則知我者其天乎天之外莫有知我者也此夫子言知天命而處天職也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

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子曰道之將行

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此承前章明夫子知命而不尤人也公伯寮魯人也子服景伯魯大夫子服氏名何景伯諡也告忠告也吾者一人之辭吾力謂其勢也既刑陳其尸則曰肆也市朝謂加刑之地也言季孫之信子路

與惑志於公伯寮皆天之所為而非人之所為故夫子斷之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其如命何也

右六章為一段接人之道不逆詐不億不信已處直道以先覺為賢所以置第一章也君子之接人非力去固陋則不能焉所以置第二章也君子之力去固陋也在對人而行仁所以置第三章也對人而行仁也唯在能中庸所以置第四章也其能中庸也出於下學而上達所以置第五章也既下學而上達也唯在從天命所以置第六章也

子曰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

此以下四章明各以其德異其出處也凡古之稱賢者汎以人之勝於我者言之非以德位言之也後世以聖賢分德位者不深稽六經之失也賢者辟世謂如晨門荷蓀丈人邦無道而辟世者也其

次辟地。謂去亂邦適治邦者也。其次辟色。謂禮貌衰而去者也。其次辟言。謂有惡言而後去者也。此四者。雖為免刑戮之士。各因其德位。有進退之遲速。故以次言之也。

子曰。作者七人。

此章明中行進退也。作起也。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與此章同義。微子篇曰。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蓋斥作者七人也。皆中行之人也。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

此以下二章俱舉過行賢者也。石門地名。晨門。掌晨啓門賢者自從也。奚自。自孔氏。記其出入門之時。有應對之辭也。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言孔子之德大異於已之所為也。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蕢。草器也。硜。小石堅確貌。以衣涉水。水曰厲。攝衣涉水。水曰揭。二句衛風匏有苦葉之詩。果斷也。末。莫。聲之輕也。荷蕢者。隱者也。聖人擊磬之中。未嘗忘濟天下。此人聞其聲。而知其意。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雖未嘗忘濟天下。鄙哉。硜硜乎。人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水深則以衣涉之。淺則攝衣涉之。隨時勢消息而已。於是人告之於夫子。子曰。果哉。言也。其為之末之難矣。隱者之言。比之晨門。亦下等者也。

右四章為一列。賢者之進退。各以其德。異其行。所以置第一章也。中行之進退。異乎過行賢者。

所以置第二章也。過行賢者，知聖德者，如此章。所以置第三章也。過行賢者，不知聖德者，如此章。所以置第四章也。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

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

諒陰，商書作亮陰，亮者諒也。父母之體，在野土之中，孝諒之心，不忍處陽，嚮明治南面之事，內守孝諒之心，陰默而不言，外以天下國家之事，委任之於冢宰，百官總已，無改於先君之道，其有以時制之者，則聽令於冢宰，行之三年，其君則居於憂服之中，以終三年之喪，可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者也。夫子之時，周道已衰，天子諸侯俱廢此禮久矣，故子張有此問，而夫子有此對也。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上之於民，必以禮臨之，則民敬其事，莫不用情矣。故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又曰：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又曰：小人學道，易使也。聖人微民情，貴禮如此，用是為其政，可謂官農之間，彬彬者也。

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

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脩己以安

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子路將問君子，脩諸己，故直書問君子也。子曰：脩己以敬，君子既學五典五禮，合諸時勢，與人情，脩己以敬，及出諸士大夫萬民之上，此乃天之嚴命也。此乃天之嚴命，則已成就士大夫萬民之上，欽崇以奉之，方正以行之，以成五典五禮焉。此謂脩己以敬也。於是子路知其其次，故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人，人斥士大夫以上也。君子既已脩己以敬，又使士大夫脩己以敬，則士大夫之學

五典五禮者，勅我五典，惇行諸家，自我五禮，同寅
 協恭，宗廟朝廷，社稷學宮之際，人咸安於斯道焉。
 此謂脩己以安人也。於是子路尚知有其次，故曰
 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君子既已脩己以
 安人，宗廟朝廷之容，莫不穆穆濟濟，皇皇顯顯，社
 稷學宮之容，莫不赫赫明明，肅肅雝雝，於是又使
 百姓觀望宗廟朝廷，社稷學宮之際，五典五禮之
 道，如此彰然較著，而更以五典教之，以喪祭導之，
 則百姓承五典敦行之，以喪祭厚行之，悟五典五
 禮之道，是皆天之嚴命，曰行之，則人不行之，則非
 人，咸欣欣然安於斯道焉。此謂脩己以安百姓也。
 此乃自天子以至庶人，皆歸於一德之道也。故曰
 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
 病諸，此謂學而至君子也。
 右三章為一列，天子親重喪服，則民歸於仁焉，
 所以置第一章也。上好禮，小大由之，則民敬其
 上焉，所以置第二章也。君子脩五典五禮而行
 諸四方，則天下咸歸於天命焉，所以置第三章

也。一列總明仁
 之所以行也。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
 是為賊。以杖叩其脛。」

原壤魯人，擅弓曰：「孔子之故人，曰原壤，是也。夷，踞
 也。申兩足箕踞也。俟，待也。無心而待，則曰俟也。賊，
 猶賊夫人之子之賊，謂害幼者之行也。原壤以故
 人待夫子，夫子亦以戲言待之，故記者記之，示張
 而弛之行。詩曰：「善戲謔兮，不為虐兮。」亦謂此義也。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居於
 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闕黨，黨名。曲禮云：「問士之子長，曰能典謁矣。幼曰
 未，能典謁也。童子之將命，古之道也。或人見此童

子之將命辭氣進退似聰敏者故問之曰益者與禮童子隅坐無位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雁行故子曰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此言犯位不遜則終不能為成人也

右二章為一列不勤孫弟則老而無禮所以置第一章也

不勤孫弟猶如闕黨童子所以置第二章也以上三段合為一段以上六段合為一篇第一段明士與君子德之位不同也第二段明德之位有上等中等也第三段明德之位有上等中等及聖德之別也第四段明學而進德至於君子也第五段明已至於君子竭其德力也第六段明已竭其德力終大成天命也

衛靈公第十五

此篇明孔子已脩德至一以貫道也此以下四篇為一列專舉聖人仁知之行明孔子所

行皆不出於此也其次序之義詳于微子篇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此明夫子重天職畏天命也書問陳於孔子者明下靈公貴威力將問陳行之也書孔子者靈公不知孔子以禮禮有為於邦以為從以威力服人者也此不知孔子而發問者故書孔子外靈公也下書孔子對曰者君臣之辭也俎豆之事謂衣裳之會不用兵車者也軍旅之事謂以威力服鄰國者也云未之學者自謙貴人君也愠蘊也謂其心蘊結也窮窮困也濫溢也謂出於法外也言衛靈公不

知孔子以禮禮有為於邦將問陳於孔子慊其威
 力於是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
 事未之學也靈公之意其所主相反則知道遂不
 行道遂不行而久留於衛則此不畏天命者也於
 是明日遂行適于陳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
 路以為大德若夫子無一人知之之君今窮如此
 故愠以見曰君子亦有窮乎於是夫子以為君子
 畏天命當窮固窮小人不畏天命窮則斯出於法
 外故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言其速去衛者為畏天命也

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
 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予者內辭也以德言之也凡脩德之道有二道焉
 夫子先呼子貢明一道又使子貢問一道而後二
 道備焉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此知者
 之德也又將使子貢起問也子貢雖知知者之事

非夫子之德而事師之禮不可不先從師之言故
 曰然然亦知有一道故曰非與於是夫子自言曰
 予一以貫之而二道備焉夫多學而識之者知者
 之事也亦當行之以致其治焉而至一以貫之仁
 者之事也既已多學而識之思而攻之攻之而脩
 之脩之而後致其一於是顧其已則嘗多學而識
 以貫之物悉備於予一莫不于一
 以貫此眾物此謂仁者之德也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周之末夫子抱其寶周流于天下雖為大德無有
 知之者而子路知德人也故特呼子路曰由知德
 者鮮矣亦有衰
 世之感言之也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
 已矣

此承前章明知德而用人也。無為謂善任賢已無為也。條理曰治也。與謙辭也。謙容曰恭也。共心為恭也。南面謂人君之位。嚮明而治也。言帝舜以聖德在上。成人之德而舉其人。舉其人而任其官。任其官而命其政。則百官相諧。度績咸熙。諸侯卿大夫士咸得條理而治焉。農虞工商咸得條理而治焉。故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而顧見帝舜所為者唯謙莊已之容。居於禮讓共已之心。納人之言以對於諸侯卿大夫士萬民之所為。正立南面之位。嚮明而治而已。故曰夫何為哉。恭已正南面已矣。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子張書諸紳。

子張將問行。脩諸已。故直書問行也。問行猶云問見行也。忠者盡已而成人者也。信者執驗於已不移者也。忠信以施人。則人感其厚。踐其行者也。一而弗措。再三為之。則曰篤也。敬者尊天命天事也。謂引起其怠心。欽崇以奉之。方正以行之也。篤敬以待人。則人感其誠。尊其行者也。故我之言行。忠信篤敬。則雖蠻貊之邦行矣。又我之言行。不忠信篤敬。則雖州里行乎哉。故我之言行。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立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矣。於是子張知德行不如此。則不能為於國家。故書諸紳。以脩其行。聖人之言皆德言也。故以州里蠻貊遠近兼備也。紳者大帶之垂者也。

右五章為一段。聖人之徧歷天下。出畏天命焉。所以置第一章也。聖人之畏天命。其本出於一德。所以置第二章也。雖聖人之畏天命。其本出於一於一德。知德者鮮。則亦謂之命。所以置第三章。

也。知德如帝舜，則天下之賢者皆見焉，所以置
第四章也。天下之賢者皆見焉，則其言行忠信
篤敬而已，所以
置第五章也。

子曰：直哉子魚！邦有道則如矢，邦無道如矢。君子哉
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史魚衛大夫，名鮒，史魚之行，雖過於中行，亦正直
之人也。故夫子稱直哉蘧伯玉，行藏俱中於其道。
中行之人也。故夫子稱君子哉蘧伯玉，學
者觀二人，則中行過行，彰然而已。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可與言而不與之言，人避我而無顧矣，所以失人
也。不可與言而與之言，人以我為迂矣，所以失言

也。唯知者微此二者，故不失人，亦不失言。
是無他，知者以微見微，以微見不微，故也。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先王之道，安民之術也。安民之術，莫大於仁焉。志士
立志於是，仁人成德於是，故造次必於是，顛沛必
於是，死生必於是，故曰志士仁人，
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也。

子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子貢將問為仁而脩之，故直書問為仁也。工、百工
也，善謂為之妙也。利，鈍之反也。工欲善其事，必先
利其器，先興其所欲言也。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
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此言其所欲言也。欲為仁於
國家者，先在得其人，故君子之事其大夫之賢者，
也，必成其大夫之美，以俟命之至焉。又友其士之

仁者也。必輔其士之仁，以俟命之至焉。而及命之至也，使其大夫之賢者為其政，使其士之仁者輔其仁，而朝廷多賢者，百職皆得其人，則莫不庶績咸熙矣。此謂為仁也。

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此顏淵問建制度也。夫古者不語建制度於天下，所以憚王制也。而邦則有廢有興，天子為邦改制，度亦唯天子命也。故此書顏淵為邦，夫子實以創業答之。此以微言備其義也。君子不語亂之道也。凡創業之時，雖其舊政存，有更建其制度，數仁於天下，故顏淵有此問。又夫子有此答也。行夏之時，謂初昏斗柄建寅之月為歲首也。殷以建丑之月為歲首，周以建子之月為歲首，是皆為王事。建正寅之月也。故周稱之一之日，二之日，則民事依然。用建寅之月也。殷亦然。唯夏以建寅之月，兼用王事，民事

事矣。夫子云：行夏之時者，蓋以建寅之月，兼用王事，民事以得時之宜也。乘殷之輅，殷曰大輅，左氏傳云：大輅，越席，昭其儉也。蓋其制朴素，得其中者也。服周之冕，周冕祭天神宗廟之服也。冠上有覆，前後有旒，有文而備，亦得其中者也。樂則韶舞，韶舞舜樂也。盡美又盡善者也。鄭聲，鄭重之聲也。人樂而易淫，故世有鄭聲，則人不好雅樂，所以放鄭聲也。佞人，有口才者也。聖人之建禮制也，將使天下固守之，而變亂禮制者，必由佞人，所以遠佞人也。夫聖人之語制度也，蓋舉一隅，猶存三隅，云行夏之時，則王事，民事，歲月日時，官府之制，皆屬焉。云乘殷之輅，則度量衡，官室器用，三郊三遂，都城之制，皆屬焉。云服周之冕，則衣服，旌旗，一切文物之制，皆屬焉。云韶舞，則四樂五舞，六律五聲，八音，治和，忽麤之聲，皆屬焉。舜典云：食哉惟時，時者為萬物之本，所以先言之也。殷之輅，周之冕，皆禮制之本也。韶舞，樂聲之本也。凡建制度，禮樂為大，所以次天時語之也。唯鄭聲與佞人，非制度之物。

亂敗雅樂與禮制者也。故聖人創業之時，放流之於四夷，與人君卿大夫士不齒，所以保雅樂定禮制也。又所以使後世人君顧此鄭聲，佞人恐懼戒慎也。蓋顏淵之德已至仁者，則夫子盡其已，不愛其答也。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此承前章明君子建制度以遠慮也。云人者，德言也。言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故君子以遠大之慮建制度行之，則必無近小之憂焉。所以為君子也。祖來先生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大矣哉。此言可以盡聖人之道已。聖人智大思深，故其道深遠焉。當世之人，豈不尊孔子哉？其所以不能用孔子者，皆以為迂耳。後世諸儒，豈乏聰明哉？其所以不能知聖人之道者，皆為見近耳。至矣哉！先生之言，啓道於我東方者，唯因此言耳。

右六章為一段。君子既知過行，又知中行，以能取其人，所以置第一章也。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以能取其人，所以置第二章也。志士與仁人，不以死生改其志，所以置第三章也。以三章為一列，示知人舉賢也。凡欲為仁者，恒事大夫之賢者，又友士之仁者，所以置第四章也。及其為仁於國家，建制度以均四海，所以置第五章也。及其建制度以均四海，無遠大之慮者，必有近小之憂，所以置第六章也。以三章為一列，示賢人在位也。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此章已見于子罕篇，唯增已矣乎三字，主人君大臣言之也，解已備。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柳下惠魯大夫展獲字禽柳下號惠謚也稱柳下惠者從以謚號通於世也臧文仲仕於文公為執政執政之職舉賢者共其政古之道也今臧文仲反是故謂之竊位也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躬躬行也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非徒遠怨而已己亦進德不止此謂忠恕之行也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如之何如之何門人就師問之辭也末者莫聲之輕也言不曰如之何者吾雖欲誨之未如之何也已矣此亦不憤不啓不悱不發之意

子曰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

群居古言也朋友會聚之名也終日謂久也小慧謂小小之才智也言朋友之群居為進德行義也

而群居終日一言不及以古和今得其宜否徒好行小慧自云足以有為脩己難矣哉其終而已矣由是觀之雖孔子時學者不免此蔽况於後世乎君子猶捷諸市朝學者思諸

右五章為一段人君大臣好色不好德則鄭聲行佞人出焉所以置第一章也鄭聲行佞人出則其賢如臧文仲妒賢俾不通所以置第二章也士之居衰世非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不免其害所以置第三章也衰世之學多貴速成無意於大成所以置第四章也衰世之學言不及義好行小慧所以置第五章也一段總明衰世之俗也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此明君子以義制事行之於國也言君子將制事行之於國先義以為質禮以文之文質彬彬其事

可觀其事可觀而後行之於家而出之於國也孫
以出之則國人咸曰實君子之道也於是上篤處
其信使國人處其信則其功成矣此非君
子則不能故曰君子哉深歎其成功也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

能謂才能也賜之達由之果求之藝皆能也大禹
謨曰天下莫與汝爭能周官曰推賢讓能又曰舉
能其官惟爾之能古者學而成德各有其能所以
行其義也故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
也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沒世謂終身也名者實之賓也有其名則必有其
實故君子學以成其實行以成其信此所以沒世
而名稱也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君子有過則求諸己志在脩身故也小人反是子
思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亦言
此義也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

矜矜莊也群接於眾也黨比黨也言君子矜莊則
人畏之雖人畏之志在成人則無與人爭焉接於
眾則人愛而親之雖人愛而親之志不
同於俗則無與人黨焉所以為君子也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以言舉人則恐人非其人以人廢言則恐吾失嘉
言是故君子不以言舉人言與人相副而後舉人
矣不以人廢言言有信而後取之
矣此所以不失人亦不廢言也

右六章為一段凡君子制事行之則必成其功焉所以置第一章也必成其功故君子病無能所以置第二章也必有實有實者必求諸已所以置第三章也求諸已者必莊其行所以置第五章也莊其行者必知人又知言所以置第六章也一段總明君子之所為也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子貢以為君子之道無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若有則將問之貯諸心以待其用故記者書于貢問曰以成其意也其者懸期之辭也子曰其恕乎此其一言也又述其類義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夫恕者其道有三焉一曰恕者如己之心也言善德之深入於己而感徹於心者也何以謂之如

己之心也曰發之於心本而無所矯飾無所偏辟也凡人之處其常心不為憂樂所蔽不為愛憎所蔽於是其以常心而見人之所為而德者於我心有戚戚然也故聞人之忠於其君者則於我心有戚戚然也聞人之信其友者則於我心有戚戚然也曰人之有己亦庶幾乎有之哉故人之所行且為者而如己心之所欲為者然後己取而行且為之謂之恕也見人之得色於我心有戚戚然也而雖我心亦自知其非也見人之得利於我心有戚戚然也而雖我心亦自知其非也見人之得意於我心有戚戚然也而雖我心亦自知其非也見人之得非也此三者不可謂如己之心此非所謂恕也此之謂性之欲也故人之所行且為者而感徹於己之心如己心之所為者然後己取而行且為之此善者之道也人之所行且為者而感徹於己之心者必格知其所以然然釋其所以感徹於己之心者必格知其所以然

之本脩以為己之德及施之於行與為則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故一應於其萬此君子脩恕之道也故俳優侏儒之言樵漁紅女之事苟有感激之心君子繹而本之莫不應天下國家之大用也此恕之所以極其大也此君子以恕為行也故子曰其恕乎一言而可終身行之者也二曰商量人之心曰人亦當如己之心也商量己之心曰己亦如人之心故君子之於人也待之以己之心而不咎人之非也曰此非當必無之事不廢人之不能曰苟其不知也雖我亦當然矣矜其不能而誨之容其不善而誘之故君子如彼其弘也此以恕為德者也此上二者皆恕之本義也其三則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此非恕之本義即恕之類義也故附之恕以足之也何則己之所不欲勿施於人也則及其行之成然後其亦皆歸於恕故也此與恕相反而同歸於恕者也曰何以謂與恕相反乎曰恕者善德之感徹於己之心者也己之所不欲者人之所厭棄惡憎者也此在人為惡德者也此己

所唾而不顧者也若驅蠶蠟者也此在己與感徹于己之心相反者也故後世有寬恕罪及原恕之言者出于古之君子以恕為德之流者也其於恕為第二義也猶未失古義也大學曰所惡於上無以使下中庸曰施之於己不願亦勿施於人此出於所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者也蓋以恕之類義為本義者也學者思諸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吾者一人之辭也人者謂士大夫也民者對人言之也言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豈以私心毀譽人乎如有所譽者則其有所試矣是使斯民以直道而行之人也何如則斯民也三代之以教誘之則所以直道而行者也今亦吾使所譽者以教誘之則斯民也皆以直道而行者也詩曰民之秉彜好

此懿德下二句謂此義也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

吾者一人之辭也。有馬者。比有祿者也。亡者存之反也。古者富貴在位。則分祿養賢者。與議其政。緇衣云。適子之館。分還予授子之粢。分是也。言先進既讀史之記。而吾猶及史之闕文。闕文曰。有馬者。借人乘之。而日月逝。今亡矣夫。仍言古者富貴在位。則分祿養賢者。與議其政。是猶借馬於人。使中乘之。而日月逝。今亡矣夫。此用微言。歎當時無尊賢之人也。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巧言之人。飾其虛言之如實。比諸有德。難辨其雌雄。故曰。巧言亂德。小不忍之人。其言有諒。人皆愛

而從之。故曰。小不忍。則亂大謀。唯君子辨其疑途。斷而行之。所以為君子也。

子曰。眾惡之。必察焉。眾好之。必察焉。

眾皆惡之。不棄其人。必察其所以惡。以知其人。眾皆好之。不取其入。必察其所以好。以知其人。特立不群。眾必惡之。鄉愿之行。俗必好之。君子無好無惡。察其實。知其人。所以為君子也。右五章為一段。君子以恕制事。則四方無不悅者焉。所以置第二章也。制事行之者。試人任之。所以置第三章也。分富而用賢者。能知人之言。所以置第四章也。能知人之言。則能知人之德。所以置第五章也。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能者。勉辭也。弘。大之也。道。謂先王之道也。道雖大。無為者也。人。雖小。有為者也。言凡人學而脩德。

則為仁為知。又為聖人。有唐虞之聖。則天下有堯舜之道。有湯武之德。則天下有殷周之道。至齊桓晉文。道之大小。皆從其人而生焉。此人能弘大其道也。人能弘大其道。則人亦自弘大。雖人亦自弘大。非道之弘大人。其本賴人之弘大其道也。此夫子歎德之流行於天下。其弘大無極也。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人不能無過。能改為貴。故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此聖人以恕待人。也。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為學之道。學思二者。不可偏廢。故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此章亦言用學思二道。始成其功也。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

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

君子之在下。若仕。則將行斯道。故恒謀道。不謀食。若其謀食。耕也。餒在其中。若其謀道。學也。祿在其中。何如。則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故也。其然。故君子憂道不憂貧。專務在己者耳。所以為君子也。右四章為一段。君子弘道。則天下由斯道焉。所以置第一章也。過而改。亦謂弘道矣。所以置第二章也。弘道之本。在務學矣。所以置第三章也。務學者。在謀道矣。所以置第四章也。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此承前章明君子之謀道。其義亦不出於此也。知者。地也。徹為曰。知也。謂以實地制事。徹而為之也。

仁者人也。柔因曰仁也。謂以人道臨于民。凜乎如朽索之馭六馬也。莊莊嚴也。謂張文物制度。非禮則不動也。動者靜之反也。謂鼓之舞之。使民東西革面也。言君子之謀道也。去濶於事情者。以實地制其事。微而為之。此謂知及之也。而行之於邦也。民有公情焉。有私情焉。緩則民懈。不勤農。急則民反怨其上。帥之凜乎。如朽索之馭六馬。伸私情而勸公情。則四方之民。不知不識。歸心焉。此謂知及之。仁能守之也。而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也。又知及之。仁能守之。宗廟朝廷之事。若社稷學宮之禮。張文物制度。莊嚴以涖之。則民知上之所行。是皆為天命天事。莫不欽崇其道。與事方正以行之。此謂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而民敬也。而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也。又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則民敬其上。然而猶有舊塗汙俗。牢而不可變者。則上或行會同之禮於其地。或會萬民。講軍田之禮。或君帥群臣。使其祭山川。以禮樂則民莫不觀而頤若。東西革

其面焉。此謂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以禮而善也。而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以禮未善也。此言知仁莊禮化成百姓也。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大受。以大任之也。小知。以小任之也。受知。皆使彼受知也。言君子務大者。成其德。故其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雖不務大者。然亦非無小長。故其材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不云人而云民。汎兼士大夫言之也。民之於水火。賴之以生。則不可一日無者也。其於士大夫亦然。

然而水火外物，仁則在己，無水火，則不過害身，無仁，則凶其心，故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而言其利害，則又不同，故曰：水火吾見蹈而死者，未見蹈仁而死者也。此聖人切勸仁於人也。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德者存於人，又存於我，可讓者也。舜讓于德，弗嗣。又虞賓在位，群后德讓是也。仁者行也，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是也。無可讓之義矣。當者，當之謂也。言的當于為仁，則不讓於人，而行之。縱雖師尊，不讓而行之，故曰：當仁，不讓於師。子畏于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蓋當仁，不讓於師者，是也。

右四章為一段。君子之謀道，在知仁。莊禮焉，所以置第一章也。君子已然，故不可小知，而可大受，所以置第二章也。以二章為一列。君子之教人，仁最為先，所以置第三章也。仁之為要，雖師

不讓，所以置第四章也。以二章為一列。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貞，正也。固也。諒，小信也。君子貞固，足以幹事，而不若匹夫匹婦之為諒，故曰：君子貞而不諒，言其德異於衆人也。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君事，天事也。故曰：敬其事也。食，祿也。君之賜也。故曰：後其食也。此夫子明事君之道也。王制曰：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蓋後其食者，古之禮也。

子曰：有教無類。

類，謂善惡種類也。君子有教，以成人，無分類而棄人，故曰：有教無類。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

春秋之時學者雖學先王之道其間不能無違道于譽者是以夫子稱君子者不過數人故我雖與彼謀事不必合彼之撰不合彼之撰而謀事則其事必不成矣故曰道不同不相為謀為是也

子曰辭達而已矣。

辭斥辭命也春秋之時為辭命者率虛誇成俗競以文飾相高是以兩國之情終不達此文飾為害也所以夫子有此言也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固然相師之道也。

師樂師冕名告之忠告之也鄉射禮曰工四人二瑟先相者皆左何瑟面鼓執越內絃右手相入升乃降相者弟子為之此相師之道也

右六章為一段君子居貞而處大信所以置第一章也君子之於君事皆以天事敬之所以置第二章也所以置第三章為一列君子之於人亦不失言所以置第四章也君子之於人不失言所以置第五章也君子之於辭命貴達不貴文飾所以置第五章也君子之相替者亦辭達而已矣所以置第六章也

以上八段合為一篇第一段明下夫子德至聖人畏天命而行之也第二段明君子知人則賢人皆在位也第三段明小人之所為也第四段明君子之所為也第五段明君子以恕制事行諸天下也第六段明君子弘道則天下皆由斯道也第七段明知仁莊禮以化成

天下也。第八段。明君子貞固，足以幹於事也。一篇總明孔子雖不得位，兼備其德，如此盛也。且大也。

季氏第十六

此篇明孔子德至聖人，不倚於古，不倚於今，中立述事，猶古聖人之外，有一聖人也。故篇中皆書孔子示其語，創於孔子也。

季氏將伐顓臾。

顓臾，伏羲之後，風姓之國，本魯之附庸。當時臣屬於魯，季氏貪其地，欲滅而取之。記者先記其事也。

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

冉有年長於季路，故書冉有季路也。此篇稱孔子者，皆獨立不倚之辭。事者，謂征伐也。

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

無乃，乃也。爾者，尊德之辭。雖二子俱為季氏宰，冉有主用事，故獨呼求告之也。

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

蒙山在魯東，故曰東蒙也。古者以山川為賓，以諸侯為主，賓主相酬酢，成萬民，故曰為東蒙主也。言顓臾為邦君也。

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為。

在邦域之中，則為附庸。為附庸，則仕于天子，又屬于魯，是社稷之臣也。社稷之臣，則無不用我命，何以為手。

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季氏為卿，故稱夫子也。冉有蓋欲歸咎於季氏，遁二臣之咎也。

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將焉用彼相矣。

周任，古之良史也。陳，布也。列，位也。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言盡臣道也。危而不持，顛而不扶，言失相之道也。今二子不盡臣道，又失相之道，故孔子責二子也。

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

兕，野牛也。柙，檻也。櫝，匱也。虎兕皆猛獸也。龜玉皆大寶也。皆有典守者全之焉。言若典守者失護，則虎兕出於柙，害傷人。龜玉毀於櫝中，不可復用，是皆典守者失護之罪也。今季氏將伐顓臾，爾二臣

不諫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豈非爾言過與。

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

固，謂城郭完堅也。費，季氏邑也。冉有未嘗言伐顓臾之可及。孔子極責之，始言伐顓臾之利，然猶未顯其本意矣。

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

冉有本為季氏聚斂而附益之，與季氏同貪利久，今謀伐顓臾，此有貪利之心也。而曰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矣，此遁辭非本意。故孔子推之曰：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此言若見其肺肝，君子不可罔也。

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

此孔子引古語論冉有也國斥諸侯也家斥卿大夫也寡者民寡少也不均謂富者有餘於財貧者迫於饑也貧者民貧也安者民安其土也言有國有家者不患民之寡其地而患民之貧富不均不患民之貧而患民之不安其土也

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

此孔子釋古語也蓋謙辭也言民無餘於財無迫於饑貧富均一則邦無有貧民邦無有貧民則民皆和睦民皆和睦則民無寡少民無寡少則民安其土而不動民安其土而不動則國體堅固而無傾矣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

既治我邦如是故曰夫如是也脩文德謂敷禮樂也言既敷文德治我邦遠人不服則愈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又使遠人安其邦猶我民之安我邦也

今由與求也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之也邦分崩離折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

遠人斥顯也民有異心曰分也民欲去曰崩也不可會聚曰離折也干楯也戈戟也下三句應上文虎兕出於柙龜玉毀于楨中是誰過與三句微結上文也

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顯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吾者內辭也。蕭牆屏也。謂在燕寢之側者也。此三句應上文夫顯史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之憂。三句總結上文也。此章深戒冉有季路之無患於季氏。又欲使季氏止其惡。成其美。而始終所述。在興禮樂。格遠人。聖人之言。有患。有怨。又有成。東周之意。思遠矣哉。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此明天下國家盛衰之世數也。希。少也。希不失矣。謂希不失威權也。大夫。謂諸侯之大夫也。陪。重也。陪臣。謂家臣也。政不在大夫。謂諸侯自為政也。庶人不議。謂以順治也。總言逆理太甚。則失之亦愈。

速盛衰之遲速。不過如此也。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此舉魯國之盛衰。徵前章天下之世數也。祿。斥爵祿也。祿之去公室。謂政在大夫。爵祿不從君出也。五世。自東門襄仲殺文公之子赤而立宣公。歷成公。襄公。昭公。至定公。此為五世也。政逮於大夫。謂大夫相及擅政也。四世。自文子武子悼子。至平子。此為四世也。故三桓之子孫微矣。謂至哀公之時。子孫皆衰也。

右三章為一段。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此堯舜之所為。孔子亦為之。所以置第一章也。其將有為也。先知天下國家之盛衰。所以置第二章也。其將知天下國家之盛衰也。先觀魯國及

天下所以置
第三章也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
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此舉學者取友有損益也。以下五章皆稱孔子立
目而教之。此記者之意。以此篇為發於孔子之德
者也。直者。分其條理。處正者也。故我友直。則自得
直道。諒者。啓心為善者也。故我友諒。則自得善道。
多聞者。博識古今者也。故我友多聞。則自聞所不
聞。友此三者。皆有益於我。故曰益矣。便辟。巧避人
之所忌。以求容媚者也。善柔。面柔也。便佞。便佞
謂佞而辨也。友此三者。皆有損於我。故曰損矣。是
皆學者擇友之道也。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

樂多賢友。樂驕樂。樂逸遊。樂宴樂。損矣。

此舉因其所樂而有損益也。樂皆音洛。陸氏為五
教反者。非也。樂節禮樂者。其德日崇矣。樂道人之
善者。其善時至矣。樂多賢友者。言行自薰習。樂此
三者。其益必至矣。故曰益矣。驕樂。謂恃尊貴以自
恣也。佚遊。謂出入不節也。宴樂。謂沈湎酒
色也。樂此三者。其損必至矣。故曰損矣。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
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此為眾士設教也。君子斥在位君子也。愆。小過也。
凡士之侍於君子。為行斯道也。若士因小過。不獲
乎君子。則斯道終不可行矣。故士恒勉去
三愆。為行斯道也。此所以有此章之教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

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此明君子省血氣盛衰終身以戒之也。少之時血氣未定。心為血氣所蕩。必荒色沒身。故曰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心為血氣所蕩。必與人鬪而傷身。故曰戒之在鬪。及其老也。血氣既衰。心為血氣所蕩。貪利汚其名。故曰戒之在得。凡人之性。血氣為本。而血氣生心。血氣有盛衰。則心隨之遷。故君子數省血氣。盛衰終身戒之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此明君子終身誦之所以畏天命也。畏畏敬也。天命謂五典五禮也。自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以至于

萬民。通受之於天者也。而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又別受使萬民行五典五禮之命。故萬民所受之天命。獨五典而已。而五禮屬焉。天子諸侯卿大夫士所受之天命。五典五禮五服五刑。與所導萬民二也。故自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以至于萬民。凡天下之人。莫有不受此天命者。虞書所謂五典五禮。與五服五刑。是也。君子受此天命。終身畏之。而不怠。故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也。大人。謂天子諸侯卿大夫奉此天命。治國天下者也。其人不擇德之大小。皆受此天命。服其命。服則天命不離其人。故君子畏而敬之。故曰畏大人也。天生德於聖人。使聖人代天言之。則聖人之言。即天之言也。故君子聞聖人法言。則莫不信而畏之。故曰畏聖人之言也。夫畏大人。畏聖人之言。總之。不出於畏天命者。此君子終身之力也。小人不能學而徹之。故不知天命而不畏也。又不知大人有天命之任。但親狎而不憚。又不知聖人代天言之。以為法言。愚舞以侮聖人之言。曰昔之人無聞知。是皆小人誇其才。

諸者出於不知天也

右五章為一段士之脩學辨損益取其友又辨損益處其樂所以合二章為一列也君子之脩行以三戒全其身以三畏處天命所以合二章為一列也雖已脩學又脩行不獲乎上則其道不可行所以中間置一章也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

此章聖人勸學於人也堯舜之聖創禮樂制度而治天下以垂法於萬世故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因堯舜所創學而知之以治天下故曰學而知之者次也在位君子不學而為政萬方民不從困而後學之故曰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在位之人不學而為政萬方民不從雖困不能學束手見國之傾故

曰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凡斥士大夫曰民者賤而言之也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此舉君子當于時思而行之以去其失也君子當于時思明知百官所司之成功故曰視思明也君子當于時思聰取百官所納之嘉言故曰聽思聰也二句言君子以聰明處己也君子顏色溫則人安受其事故曰色思溫也君子容貌恭則人安盡其言故曰貌思恭也君子與人言盡己無他腸則人莫不服其言故曰言思忠也三句言君子思容貌言語慎己也王事君事父事皆謂之天事故君子執其事則莫不敬以行之故曰事思敬也夫疑謀無成君子當疑事必就有道正而行之故曰疑思問也二句言君子執事必處實地也夫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故君子當於忿思難止其忿

故曰、忿思難也、裁私情由於道、則曰義也、君子恒恐貨利之害道、故曰、見得思義也、二句言君子時制行之者也。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此明德有大小也。見善如不及、謂進而學之也。見不善如探湯、謂不使不善者加其身也。二句引古語、故曰、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此其德之小者也。又君子無世用之者、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其人猶傳說呂望伯夷叔齊之流、亦引古語、故曰、吾聞其語矣、吾未見其人也、此其德之大者也。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

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與。

誠不以富、亦祇以異二句、見於顏淵篇、今當置此章之上、更加孔子曰三字、蓋錯簡也、夫子興此詩、引齊景公伯夷叔齊、其意不待解而明焉、齊景公富有千乘、死而無聞、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其名不朽於千載、榮辱之際、不可同日而論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猶如夫子徧歷天下、絕糧於陳蔡之間、然所以夫子屢稱二子也、解詳于公冶長述而二篇、宜參考首陽山、在河東蒲坂縣華山之北、河曲之中。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

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陳亢與子禽別人也。以亢為子禽者非也。世人有傳子以異者。故問子亦有異聞乎也。未也。對長者謙辭也。嘗獨立。孔子嘗獨立也。趨。伯魚設禮容而過也。凡言語學詩而後去。鄙倍。故曰不學詩無以言也。宗廟朝廷之際。莫不小大由禮者。故曰不學禮無以立也。此聖人之於子。以其德位誘之。無有異於他人者。蓋聖人之行。處簡大也。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

君夫人。

此承前章記使者之辭。明學詩去鄙倍者也。寡。寡德也。

右六章為一段。聖人辨德之位。勸學於人。所以置第一章也。學之成。脩之行。而後成矣。所以置第二章也。及學行相成。德有大小焉。所以置第三章也。其大德。則有若伯夷叔齊。所以置第四章也。其小德。則有學詩與禮。立其位者。所以置第五章也。立其位。則亦各有其辭。所以置第六章也。

以上三段。合為一篇。第一段。明聖人將為東周也。先知天下國家之盛衰也。第二段。明已知天下國家之盛衰也。先設學制教育人也。第三段。明已設學制教育人也。舉其人任其官也。一篇總明孔子獨立所為也。

論語象義卷之六終

